

你们的天空

〔韩国〕李清俊 著 金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你们的 天

〔韩国〕李清俊 著
金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们的天国/[韩]李清俊著;金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9

ISBN 7-5327-4040-4

I. 你... II. ①李... ②金... III. 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4183 号

이창준 당신들의 천국 문학과 지성사

本书由韩国文学翻译院支援刊行

图字: 09-2005-413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你们的天国 [韩]李清俊 著 金冉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c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35,000

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7-5327-4040-4/I·2277

定价: 2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727956

乐园只是一个借口，到头来他们得到的只是为乐园主导者们的功绩和欲望而建起的铜像，以及让患者们站在那个铜像前唱着赞歌，把那座小岛和乐园像“主人一样供奉”。

后来，大约是在1965年，我作为汉城的一家月刊《思想界》的记者，有幸了解了那座岛上后来发生的事情。当时我听说，岛上终于来了一位充满善意的新院长，他跟他的前任不同，真心站在患者一边，要建设名副其实的患者的乐园。为了给患者创造一块能够自力更生的土地，他凭着一腔热血在小鹿岛附近开始了大规模的围海造田工程。然而因为小岛过去的历史和不幸历史由此产生的持续不断的的不信任和背叛事件，新院长自我牺牲式的努力也终于面临失败。

由此我开始构思一部小说。不是患者们自主选择的、由旁人单方面规划和施舍的乐园，会是一座真正的乐园吗？就是说，我想通过那座岛的故事，探索追求作为人类史上恒久不变的梦想——建设乐园的条件（假设）和过程的意义。

小说从1974年开始在一家综合杂志上连载了两年以后，于1996年出版单行本，至今已经印刷了105次。这次承蒙译者金鹤哲（笔名金冉）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厚意，作品能够与中国读者见面，重温这一乐园的课题，令我非常高兴而且感激不尽。在中文版出版之际，想就这部小说的标题，节选一段我在这部小说初版8年后的1981年9月24日重印时写下的再版序言，谨以此代替我的充满欣喜的问候。

① 指1945年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独立。

小说的书名《你们的天国》，是有感于执笔当时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韩国社会现实和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而想到的寓言式的句子。我由衷地期待有一天它能变成“我们的天国”，而且坚信那一天终将来到了……那么，我们曾用来称呼一座小岛的“你们的天国”，不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幸福地称为“我们的天国”了吗？这一天真的会到来吗？

李清俊

2005年9月下旬于首尔谨撰

目 录

走向真正的天国之路

——中文版前言 1

第一部 死者之岛 1

乐园与铜像 65

第二部 出小鹿岛记 139

背叛 1 208

背叛 2 251

第三部 天国的篱笆 285

关于天国和阶梯

——译后记 357

第一部 死者之岛

1

新院长前来赴任的当天夜里，岛上发生了两个人逃跑的事件。

逃跑事件对新院长来说，实际上是偶然收到的礼物。

新院长没有举行上任仪式。调查从逃跑事件的原委开始了。

新院长到医院来赴任了。是赵白宪大校。

发生革命后，医院有一段时间是在没有院长的情况下运行过来的。医疗部长金政一代替院长管着医院熬过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岛上的街道一个夏季都在三伏天的酷热中煎熬，眼下正在凉爽的海风中慢慢冷却，这是八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一位现役将校军医突然被任命为这个岛医院的新院长。

与其说是阳光晒的、不如说皮肤颜色本来就是那么黑乎乎的一张脸，和平常人们的脸一样，只是一身青绿色的制服显得很凉爽和谐。这位身材挺拔的现役军人院长，这天晚上和他的一位助手第一次踏上这座岛时，就已经嗅到了岛上不同寻常的

气味。

“那些人都是怎么回事？怎么把车都拽出来了？”

他看到走进船舱前来迎接他的医院职员以及岸上的汽车，颇为不满地摇了摇头。他始终没有理睬欢迎人群的问候，也没问过停在外面的汽车，只是让医疗部长当向导，朝医院的方向走去。他“扑嗒扑嗒”走路的步伐，以及那掺杂着生硬的关西^①方言的口音，都显得别有风味。

不管在哪儿都显出一副不好欺负的样子，这是院长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

这位新院长在医院招待所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上班时，也没有举行上任仪式。这当然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发生了逃跑事件。不过那也不是新院长的事，对于连上任仪式都没举行就发生的事件，他不必负责任，也不必匆忙出面收拾残局。事情的处理，由医疗部长和科长们按照岛上的办事程序办就行了。院长过些时候再听一下汇报，事情就算过去了。

可是他没这么做。

其实，向连上任仪式都没举行的院长汇报事故，也许是件过分的事，但是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院长上班前，从指导所（负责医院治安的旧巡视所的改称）到医院本部都忙着准备关于事件的报告。保健科长李相旭从新生里^②指导分所开始，把事故报告都搜集起来准备好了。事情发生的经过是，新生里男子独身宿舍

① 地名，指摩天岭以西平安道、黄海道以北地区。

② 地名。

的两名院生夜里逃出村子,还渡过了海。这都是意料中的事。

随后来上班的医疗部长和其他干部们商议后,决定先举行新院长上任仪式,把汇报事故的事往后推一推。

“我们先把善后事宜处理好,过些时候再去汇报吧。”

保健科长李相旭对此持反对意见。逃跑事故是每次新院长上任时患者们都不忘记一定要送的上任礼物。这可不是一件马马虎虎对付一下就能过去的事,主要是想看看院长对上任后的第一份礼物有什么反应。

“我觉得没有必要隐瞒。”

“不是要隐瞒,今天要集合院生搞上任仪式,所以下次……”

“让他了解一下现状吧。”

“我知道这件事是李科长管辖的事,但还是再多考虑一下更好。”

这位个子矮小、性格细腻的皮肤科专家到底害怕发生事端。院长宝座空着的那几个月里,他代替院长做患者治疗、院生后勤管理等工作,比谁都热诚,他的为人就是最不能容忍发生事端。

相旭缄口不语。他闭着嘴巴只等院长来上班。他和两百名左右的医院本部职员一起在会议室里坐等院长的时间里,始终没有产生要接受医疗部长忠告的念头。

八点五十分左右,院长终于在庶务科长的引导下(不如说胖胖的庶务科长气喘吁吁地跟在院长后面),大步走上二楼的院长室。医疗部长带着几位中层干部,到院长室的附属室^①迎候院长

① 指办公室外间,秘书等人办公的房间。

的首次上班。

就在这时候，没有比院长的这第一句话更让相旭中意的了：

“昨晚没发生什么事吧？”

头一天上班，新院长就在相互介绍之后说出了如此乏味的
话。尽管穿着一身熨得很整齐的制服，出来时腰上还挎着手枪，
可院长仍像已经和大家认识了一段时间似的，泰然自若地跟医
院的同僚行见面礼。院长的这第一句话，平淡中显出一些急躁，
让等在附属室里有些紧张的人们意外地慌乱起来。

医疗部长金政一慌忙中膘了一眼李相旭保健科长。相旭的神态显然是不打算理睬医疗部长投来的眼色。

“想向您汇报……”

已经转身走向院长室的赵院长，听到相旭的话停下脚步。

“本部全院职工都集合在会议室里了。”医疗部长一下子站到院长跟前，挡住了相旭。

“你要报告的是什么事？”院长好像没听见医疗部长的话。

他从相旭正视的目光中，好像嗅到了不寻常的气味，用催促的目光直视着相旭。

附属室里的人都把视线集中在相旭身上。相旭的心一直往下沉。每当这种时候，他总有这种习惯，这习惯小时候就已经有了，而且多得记不清了。从小开始他就讨厌自己处于别人的视线里。与其说讨厌，不如说是恐惧。处于这种目光中，他的心就会不自觉地往下沉。而且一旦察觉到这种视线，他经常会因为一种痛苦的幻觉，连续几天陷入无法忍受的煎熬中。独自待在房间里的时候，他总觉得在他背后什么地方有一双眼睛屏着呼

吸死死地盯住他——他始终无法摆脱这种幻觉。

汗水顺着相旭的脊梁涔涔地往下滴。现在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院长又朝他走近一步，说：“不要再另行汇报了，现在就在这儿说说吧。”

“昨天晚上，发生了逃跑事件。”

“什么？”相旭的话音未落，院长的眉毛猛地倒竖起来。“逃跑事件，你是说有人从这岛上逃出去了吗？”

“好像是这么回事。虽然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医疗部长用“你看看吧！”的眼神瞥了一下相旭，走出来抢过话头。可是院长这次好像又没听见医疗部长的解释。

“什么是好像是这样的、好像是那样的？逃跑了就是逃跑了，不是就是不是。到底是什么？你是说他们从岛上逃出去了吗？”

“一个叫新生里的村子。”

“不是问你村子，我是问你那些人从哪儿、怎么跑出去的经过。”

“哦，就是新生里村后的海岸那边有一些石角突出来的地方，那是兔崽子们通常从那儿逃跑的地点。”

“在哪儿，去看一下吧。”

“您是说现在？”

“你喜欢别人每次都把话重复一遍吗？”

“可是，医院的职工为了认识一下新院长，现在都聚在会议室里等您呢。”

“没关系，回来再见吧。”

“还有，今天应该把院生们集合起来见一见。”

“我说过了没关系，我想见的时候会见的，你没必要操心。”

“可是……”

医疗部长金政一无意识地做出僵硬的姿势。站在附属室里的其他职员们也不自觉地跟着他露出拒绝行动的僵硬姿态。院长根本没理睬他们，径直走向自己的房间。僵立着的人们再没什么可奢望的了。院长转过身时突然想起来，重新朝身后扫了一眼，毫不掩饰地对着相旭说：

“医疗部长好像不太喜欢我的举动，你能给我当一下向导吗？”

新院长到底还是以逃跑事件为借口，上班的第一天就把自己的上任仪式给省略了。

这倒是件稀罕事。

2

不管什么理由，新院长上任的第一天就免掉自己的上任仪式，这在岛上的医院可不只是有点儿稀罕的事。每换一届新院长的时候，大家都寄托一次希望，从新院长不举行上任仪式来看，他大概是没有背负个人铜像的那种难得的院长吧。

新院长来上任的时候，这地方不管什么时候肯定搞两次上任仪式。

首先，一大早，新院长就在职员区的医院本部召集两百多职员，把有关医院新的经营方针、改善职员待遇的对策、从新院长

的角度有哪些构想之类翻来覆去地讲,这已经成为惯例。职员们懒散的工作态度和无事则安主义(上任第一天开始怎么可能会有那么自信的断言呢)要全都丢掉,取而代之的是对医院新的经营举措要进行一场热烈的讨论。至于勇于献身的服务态度、发扬博爱精神等等,是得到反反复复地强调。

院长在职员区的上任仪式每次都是这种模式。然而,真正的上任仪式是在患者区举行的第二次仪式。每当新院长赴任的时候,隔有一百五十米宽的缓冲地带的患者区七个村子的五千多名院生,除无法行走或行动不便的个别患者外,全部人员都集合在中央里^①公园的广场上。新院长在职员区的上任仪式兼初次朝会结束后,乘汽车来到中央里公园,和院生们进行第一次照面。在那儿,院长当然也是大讲医院的经营新方针,还有院生们盼望的福利措施等等,反复表决心拥护患者区居民们的权益,以及这样那样的工作计划也一块儿制定了。

医院建院四十多年以来,更换了十几位院长,一直都是这样过来的。本届院长也应该这样做,这可是想当然的惯例。

然而这位院长则是一副根本不想搞任何仪式的姿态。这伙计也许真的没想竖立自己的铜像。

不得已跟在院长身后下楼时,相旭的头很难得地斜歪起来。不管怎么说,他也算是一个有点脾气的男人。相旭忽然很意外地关心起院长来。

院长的汽车早早等候在大门外。

^① 地名。

“在我们回来之前，医疗部长把业务报告准备好吧。”

院长嘱咐一直跟到大门口的医疗部长，然后坐进车里。相旭跟着院长也上了车。院长先坐到了司机旁边的座位上，所以作为向导的相旭只好坐进后座上。

“那么，一会儿再见吧。李科长，请你好好给院长解说一下……”医疗部长在车窗外郑重地弯腰行礼，好像有什么不放心似地，透过睫毛望着相旭。

院长这次又没特别在意医疗部长。

“行了，走吧。”

催促司机上路后，院长用情绪极坏的口气对逃跑者们发出了诅咒：

“他妈的——是哪些白痴小崽子们，连面都不照一下就溜了！”

因为是在发火骂人，他的口音里明显掺杂了浓浓的方言。汽车从一个小山坡上驶下来，进入隔开职员区和患者区的宽一百五十米的缓冲地带时，院长似乎想起了后座上的相旭，递过来第一句话：

“你在这医院干什么？我是说负责什么？”

“是说我吗？我是负责保健科工作的李相旭。”相旭板着身子拘谨地回答。

院长扔下话就把脑袋转过去了，听到相旭的回答，接着又问：

“保健科……保健科是干什么的？”

和那些越是刚上任越想尽早熟悉医院各方面情况的院长们

完全不同，他显得很随和。

“是医疗部下属的一个部门，我们的活儿主要是为患者们检查细菌和疗养训练之类的，还有点儿特别的工作，就是负责管理火葬患者尸体的死尸处理业务。”

“这么说，你比较熟悉那些人的情况了，很好，今天就辛苦一点儿给我说说吧。”

“知道的都告诉您。”

汽车过了缓冲地带，沿着患者区的铁丝网进入了长安里地区。车右边是蔚蓝色大海的一角，沿着海湾盘旋的道路，穿过泛着淡淡黄土色的长长地延伸开去的松树林。湖水般清澈的海面，散布着几艘进出得粮湾^①的小帆船。多岛之海的风光虽然美丽宜人，但是不论冬、夏，这岛上最美的还是海潮的风景。

“的确不错……景色非常美。”

院长好像被海潮的景色迷住了。因为逃跑事件而不快的情绪多少有些缓和了，他的视线被掠过车窗的岛上风光吸引住了。不知过了多久，他再次朝后座问道：

“这岛大概有多大？”

“大约一百五十万坪^②左右。除去其中三分之一左右的办公区，剩余的地区分布着七个村子。现在我们经过的地方叫长安里。用那些人的话说，职员区是岛上的汉城，因为这个村子靠近汉城，所以就叫它长安里^③。”

① 地名。

② 土地计量单位，1坪约合3.3平方米。

③ 在韩国语里，习惯上赞美汉城为“长安”。

可能跟沐浴着凉爽的海潮有关吧，在院长附属室里就开始挥之不去的紧张感，已从相旭的身上逐渐减退了。他对正在全神贯注欣赏岛上美景的院长，产生了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详细地加以解说，连院长没问及的也一块奉献出来。

“整个岛就像一个相当大的公园。”

院长对村庄名字的由来好像不感兴趣，自言自语似地低声嘟囔着。相旭这才意识到一个事实——这位院长陷入了巨大的错觉之中。不过到目前为止，他还不想把院长的这个错觉说出来。因为对新院长来说，这也许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错觉。也许不用多久，他就会明白这是错觉吧。

“这岛的名字不是叫小鹿嘛，给岛起名叫小鹿岛，不是因为岛的长相，而是因为这岛上美丽的风光，这倒是更恰当的解释。可是说起公园，还有一个真正的公园。下一个村子是叫中央里的地方，以后您去的话就会了解，那里有一座为岛上的全体院生修建的公园。而且……”

相旭的话到嘴边又停住了。院长独自陷入了沉思。

汽车驶入长安里以后，偶尔能看到一两名院生贴着汽车经过。女人们大部分穿着白色的裙子和上衣，男人们穿着西裤和花衬衫，都是些在这岛上的村庄以外也常见到的人。顶着筐从小市场走回来的双腿疲惫的老奶奶，在田里辛勤劳作时奶子发胀急急忙忙赶回去喂孩子的少妇，睡懒觉刚爬起来就胡乱背上装饲草的网兜、戴着草帽懒洋洋走出来的青年——路上都是这些让人有这类印象的从身边随意经过的老奶奶、少妇和男人们。女人们一屁股坐在山坡上的小块萝卜地中间，为了遮挡晚夏的